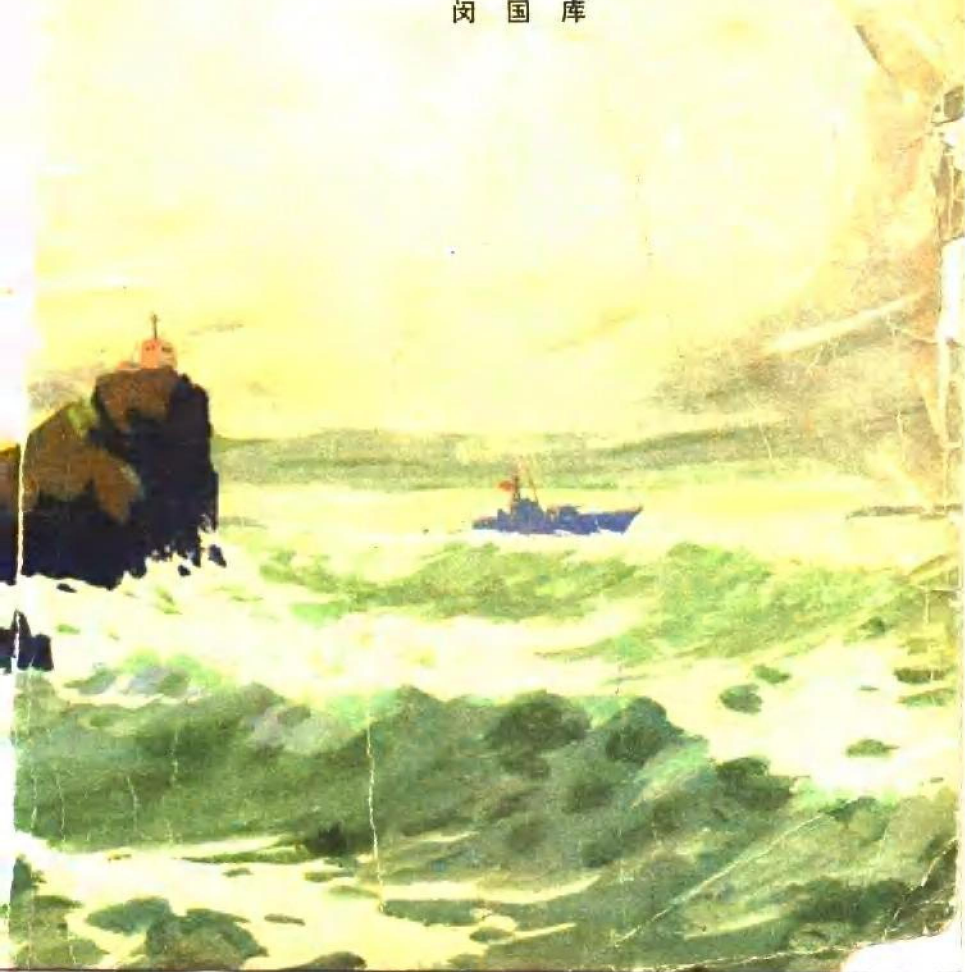


同云島

閔 國 庫



内 容 提 要

《风云岛》这部长篇小说，描写的是我海军一支潜水部队战斗生活的故事。

一九六二年，蒋匪派遣小股武装匪特、“水鬼”，与风云岛上的暗藏特务相互勾结，妄图里应外合窜犯我黄海前哨。面对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，我英雄的海上战斗小分队的潜水战士和岛上的民兵、广大渔民，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光辉照耀下，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，紧密配合，与暗藏的特务和“水鬼”展开了激烈、曲折的斗争，一举全歼蒋匪小股武装匪特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，取得了伟大胜利。

这部小说，以新颖的题材，紧凑的情节，流畅的语言，展示了一组组海岛、海上、海底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的画面，突出地表现了主要英雄人物政治指导员梁林、风云岛党支部书记春浩伯、女军医张静、民兵连长孙大涛等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。

风 云 岛

阅 国 库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 1/4 插页：5

字数：274,000 印数：1—100,000

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0·160 定价：1.00元

目 次

一	水下敌情·····	1
二	卸鱼滩上·····	13
三	红石·····	29
四	海底的秘密·····	45
五	涨潮时节·····	62
六	黑鲨和大墨斗·····	79
七	分歧·····	88
八	敌人在哪? ·····	104
九	巡诊·····	121
十	灯塔·····	133
十一	夜读·····	147
十二	在烈士牺牲的地方·····	160
十三	夜海拦船·····	174
十四	试探虚实·····	190
十五	“沉鱼”出洞·····	205
十六	针锋相对·····	220
十七	将计就计·····	234
十八	《海妖歌声》·····	247

十 九	张静探海.....	261
二 十	哑大婶.....	277
二十一	狗急跳墙.....	288
二十二	水下追踪.....	299
二十三	踏平狂涛.....	314
二十四	孤岛上.....	323
二十五	“龙吸水”里练兵.....	340
二十六	巧布阵势.....	350
二十七	海匪.....	363
二十八	龙头礁激战.....	373
二十九	海底交锋.....	389
三 十	尾声.....	402

一 水下敌情

一九六二年入秋，几场风暴过后，黄海上便到了对虾和黄花鱼捕捞盛季。

海水湛蓝湛蓝的。近岸海底，铁青色的暗礁上覆着一簇簇深红紫菜。礁谷里，翠绿海草和阔叶海带，顺着潮水微微摆动。摇动的海草，触惊了在深水里戏游的水族们，蓦地，成群的鱼、虾、蟹，象惊飞的鸟，轰然而起，惶惶逃去。从水面上折射过来的阳光，照出水族们的各种游姿，有的象镖，有的象箭，有的象落叶，又有的象电闪。它们汇合一块儿，象碎银、碎金、碎翡翠一样四散落去。临近各处，扇贝和鲍鱼的硬壳闪着宝石般的光彩。

几缕顺流漂起的海底泥沙，渐渐地，渐渐地漫过来，把贝光鱼影遮住了。顺着泥沙起处望去，远处海底奔过一队潜水战士。这是一支由三十二个翻江倒海英雄组成的水下队伍。人人身穿薄胶潜水衣，背着铮亮的高压供气瓶，头戴潜水面罩。个个英姿勃勃，潜游向前，好不威风！他们游近青石暗礁，悠然上浮，划动双手，朝海面上游。

这支出没海底的海上战斗小分队，在水下完成了一个训练科目，浮出水面，游向岸滩。

领头登上岸的是政治指导员梁林。这个二十七岁的海军干部，是个钢铸铁打般的汉子。从波浪里往起一立，身材高大魁梧。一步跨上岸岩，在峻峭的石礁上一站，十分威武、英俊。他利利索索地脱去潜水衣，亮出铁轴一样的胳膊。伸手摘去潜水面罩，露出一副刚毅的脸，方正的黑红脸堂，高高的鼻梁，一双闪着深邃、锐利目光的眼睛，两道浓重的眉毛。右眉梢上，浮着一块旧伤疤，约莫半寸长，轻得几乎看不出了。

身强力壮的战士们也都随着他，轻捷地登上岸。摘下潜水面罩，泛着胜利的笑容，朝他围拢来。

这工夫，人群里闪出一个人来。这人，熊腰虎背，粗壮出众。他靠近梁林，放开洪亮的大嗓门，说：“嗨，老梁，这回该够劲了吧？”

梁林亲切地望着他宽额大眼、浓黑胡髭的脸，开朗地笑着，道：“实话跟你说，我的分队长同志，还不过瘾哪！再出它一个通身大汗，嘿，那才叫够意思！”

“噢，——不解渴呀！”这个二十八岁的分队长申成健，也是个喝干了海不说解渴的角色。他果断地说：“鼓鼓劲，再回到海底练它几遭！”

周围战士一听分队长这话，齐唰唰道：“潜下去，再练练！”

“好！”梁林把手一挥，高兴地喊着，“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，一鼓作气，再战它一个回合！”

这些水下蛟龙，又重新穿上潜水衣，背上高压气瓶。刚要戴潜水面罩，就听得背后沿海公路上一阵“突突突”机器的轰响。大家忙转身搭眼一看，海湾拐角地方风驰电掣般飞出一辆三轮摩托。眨眼工夫，摩托车“嘎！”一声在小分队就近地方

紧急刹住。大队通讯员急火火地从上面跳下来，边跑边喊道：

“指导员，分队长……”

“有情况？”申成健上前一步，急问。

“大队首长让你们马上去一趟，有敌情！”

空气一下子紧张了几十倍，三十双眼睛急切地盯住梁林和申成健，正欲戴面罩的手停住了。

梁林沉思片刻，对申成健说：“布置一下部队的行动，我们快去！”

“一班长！”申成健叫道。

一班长王达力答着：“到！”

“把部队带回营房，做好战斗准备！”

“是！”

王达力话声刚落，摩托车载着梁林、申成健闪电似地飞驰而去，车后留下一道飞扬的尘土。

通讯员驾驶的摩托车越驶越急，海滨上的礁石、路旁的树木一闪即逝。梁林、申成健迎着风，望着前边弯曲的沿海路面，都在暗暗思忖着面临的任务。他们这支小分队，原是守岛大队为了适应海上斗争需要，在一个月前组建的。除了具备一般的海上战斗部队特点外，还具备能潜水在海底战斗的特点。十三个智勇双全的战士和梁林、申成健两个干部，都是从潜水部队里抽调出来的。每人配有一套轻型潜水装备和各式轻武器，是支水面上能打、海底下善战的战斗轻骑兵。可惜组建时间短，他们只抓紧搞过一般的陆上、水上和海底的战斗科目训练。现在，首长究竟要他们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？

大队部设在港口的信号山下，摩托车几分钟就到了。车子

还没停稳，梁林和申成健早就跳下来，径直朝大队长办公室奔过去。

两个人喊一声：“报告！”推门一看，大队长和政委正在墙上挂着的五万分之一军用海图前，商议战斗部署。政委回过身，点点头，示意他们先在沙发上坐下。梁林和申成健往屋角里走了几步，这才发现风云岛观通站站长沈朝军同志站在那里。守岛大队负责这一带十几个岛屿的水上警备，风云岛观通站和海上战斗小分队一样，都是这个大队的下属单位。梁林、申成健和沈朝军常一起在大队里开会，互相认得。梁林先上前，握住这个二十一、二岁年轻伙伴的手，悄声问：“小沈，啥风把你也刮来了？”

沈朝军掏出香烟递到梁林、申成健面前。两个人都摆了摆手。

“噢，还没学会？”沈朝军轻声说着，自己点燃了烟。吸了两口，刚要说起自己的来意，就听大队长和政委说了话，他就把话咽了回去。

大队长说：“党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做出的决议很正确，必须抓紧时间，立即把这场斗争开展起来！”

政委说：“好吧，先给他们说说。”

大队长看看屋角的梁林、申成健和沈朝军，然后半转身，与政委一起走到他们面前，指点着小分队两个干部说：“考验考验你们这个新组建的小分队，嗯，给你们一项艰巨任务！”

梁林全神贯注地看着大队长的脸，等待着首长把任务交下来。

申成健沉不住气了，急不可待地问：“啥任务？”

“莫急嘛，”政委微笑着，“先让沈朝军同志给你们摆摆水下敌情。”

“小沈，你快说说！”申成健焦急得眼睛都快冒出火来，立刻把脸转向风云岛观通站站长。

年轻的站长简要地说：“前天夜里十点钟，我们发现周围海面有奇特的电台呼叫讯号。昨天傍晚五点十五分，风云岛青山顶突然飞起两颗绿信号弹，民兵当即围山搜查，现场迹象证明是敌人提前放置的两颗定时弹。信号弹飞起不久，六点十五分，我们观通站值班员在观察镜里发现，风云岛悬崖下面龙头礁一带海面，有敌人水鬼露出头。岛上军民迅速围捕，水鬼潜入水下，逃走了……”

政委截断了沈朝军的话，提醒梁林、申成健说：“注意，一个敌人水鬼、两颗绿色信号弹，还有奇特电台的呼叫！”

大队长说：“目前，上级根据掌握的敌情认为，敌人水鬼的这次露面与美蒋派遣小股武装匪特窜犯有关。风云岛观通站是我们海防前线上的一只千里眼，严密监视敌人一举一动。美蒋反动派非常害怕，妄想拔掉它。它们开始冒险行动了。党委决定派海上战斗小分队到风云岛去，和那里的党组织、渔民群众、民兵、驻岛观通站一起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揭穿敌人阴谋，粉碎美蒋武装小股匪特的窜犯，夺取胜利！”

申成健向来是个抢任务的硬手，眼下，上级把水下对敌斗争任务落到自己分队头上，心里是又兴奋又焦急。他知道，斗争越艰巨，任务越光荣。可是，小分队毕竟刚刚组建不久，水下一些复杂的训练科目还没来得及搞，无疑，要完成这样艰巨的水下战斗任务是相当吃力的。想到这，他稍稍踌躇一下，对

首长说：“若能有一周时间，容我们把水下复杂训练科目攻下来，那就更好了！”

“同志，到风云岛上也可以边战斗边训练，在这里，等不了你一周时间啊！”政委说着，摇摇头。然后，他转身几步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，指着上面说：“当前，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、复杂，我们是在和敌人争分夺秒地进行斗争啊！你们看，帝、修、反妄图搞什么‘新月形’、‘全月形’的包围圈包围我们：北面，苏修叛徒集团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反共逆流；南面，印度扩张主义领导集团几个月来连续挑起边界冲突，不断打死打伤我居民和边防战士；在东南面，美帝国主义还策动窃据我国台湾省的蒋匪帮，妄想窜犯大陆，正调兵遣将，蠢蠢欲动。在我国内，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配合帝、修、反的反华大合唱，刮起翻案风、单干风，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。在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，掌握真正的水下杀敌本领固然是必要的，但更重要的是提高阶级斗争觉悟，心明眼亮才能赢得胜利！”

梁林、申成健和屋里所有的人，眼光都落到了那张用红色描绘着我们伟大祖国形状的地图上。他们听着政委铿锵有力的话语，誓死保卫祖国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崇高责任感冲击他们的心房。

梁林心里激起一股战斗激情。他情不自禁地在屋里踱了几步，走到敞亮的窗前，右眉梢上那块小伤疤轻轻地跳动了一下，觉出了党放在自己和自己小分队肩上担子的重量了，默默对自己说：“纵然有千斤重担，也要一肩挑起！”他停住脚步，一个猛转身，站在大队长和政委面前，极其郑重地说：“请

党委和首长放心，我们一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，努力提高阶级斗争觉悟，紧紧依靠岛上贫下中渔群众和民兵，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，粉碎窜犯之敌！”

面前的两位首长，高兴地望着梁林那张刚毅的脸。政委的眼神里，慢慢地漾出一种笑容。他说：“鲨鱼拦不住行船，暗礁挡不住滚滚洪流，敌人的嚣张，是它们濒临末日的垂死挣扎。胜利，永远是属于推动历史前进的无产阶级！你们即将在风云岛上开展的这场斗争，是歼灭美蒋匪特的一次战斗，同时也是打击帝、修、反猖狂进攻的一次战斗！希望你们统一认识，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战斗，务必彻底歼灭敌人！”

“嗯？你们有这个胜利信心没有？”大队长盯着面前三个下级，问。

“有！”梁林、申成健、沈朝军，异口同声回答。

大队长满意地望着自己的下级，郑重地下达命令：“下午七点三十分派出军舰护送海上战斗小分队登风云岛，沈朝军同志也随舰回岛，明晨六点准时到达。命令你们立即投入一场新的斗争。”

“是！”

在风浪里急驶一夜的军舰，轰隆隆劈开巨浪，呼啦啦搏击狂风，迎着东方的一抹晨色前进。象秋千一样颠荡的甲板上，梁林凭栏站立着。迎面的海风把他一身合体军服的衣角、裤腿吹荡起来。他腰间紧束皮带，右手有劲地按在斜挎的手枪上，精神抖擞地眺望前方。一夜航行的颠簸，没有给他神情上留下一点疲惫的影子。

军舰两舷激起丈把高银色浪花，后面留下雪白的航迹，高高的桅杆被风吹得呜呜价响。梁林遥遥望见风云岛的影子了。他急切地从值更战士手里接过望远镜，举镜远望，一下子把风云岛拉到眼前。他把身子探出舰舷栏杆，激动地望着阔别了十四年的家乡岛。这个方圆不足二十里的元宝形海岛，立时引起他对少年时期斗争的回忆。他象扑进了母亲怀抱一样激动，细看岛上的山山水水，草草木木。借助往时的记忆，辨认出岛东龙头礁后面立陡立陡的悬崖、岛中凹口里的卸鱼滩、岛西利剑般耸立的红石。梁林的父亲当年和敌人斗争，就是在红石上壮烈牺牲的。看到红石，他心里一阵热呼呼的。十四年了，他一直怀念着烈士洒下鲜血的海岛。从十四年前，岛上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春浩同志把他送上革命征途起，他就没断了和岛上乡亲们联系。在南下的行军路上，他曾经托人带口信向岛上亲人们报告胜利的喜讯；在抗美援朝前线，他把立功喜报寄给老支书春浩伯；在驻守海岛这几年，他虽然一直没抽出空回去看看乡亲们，但也没断了联系。每逢他读着老支书春浩伯代表乡亲们的来信，看到乡亲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贡献，为改变家乡面貌日夜奋战在海洋的革命精神，他感到欢欣鼓舞。这些年来，他的心一直和风云岛一起跳动。这次重返风云岛战斗，他真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。

正当梁林心潮澎湃地望着风云岛，想着亲人们的时候，沈朝军凑了上来。“你看，”他踮起脚，贴着梁林脸颊说，“红石右面那块儿，嗯，那个闪光航标灯的后面，就是我们的观通站。哎呀，别看离开我那十个战友才两天，还真是怪想他们呢！”

说完，他放平脚跟，掏出烟，挡风打燃打火机点烟，吸着。

申成健急躁地从后甲板走过来，伸出大手朝沈朝军说：“给我支烟！”

“你不是不会吸吗？”沈朝军疑惑地看着他，把烟递过去。

申成健也没吱声，和他对了个火，便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。吸得太猛，呛得连咳了几声。申成健几口就把一支烟吸到头了，他心不在焉，又猛吸一口，不觉手指头给烧了一下子，一哆嗦，“啪！”把烟头甩到甲板上，跟上去又用脚踩灭。沈朝军看他这莽撞劲抿嘴乐。梁林干脆放声笑开了。

“火烧眉毛了，还笑！”申成健看了梁林一眼。

“咋个火烧眉毛？”梁林问。

“还问！我问你，分队里才抓了几天训练，这么艰巨任务，你心里有数了？我可是木头骷髅过海——不着底哪！越离风云岛近，这心里越着了火似的！”

梁林深思着摇了摇头。

“咋？你不上火？莫非你有了神奇妙计？”

梁林把望远镜还给身旁值更战士，双手紧攥住栏杆，把脸转向海面，说：“神奇妙计是没有。可我觉得只要依靠群众，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，胜利一定可以到手！”

“不，老梁，我不怀疑胜利。我是说咱要想办法抓好部队训练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！”

梁林又把脸转回来，疑惑地望着他。

申成健也摸不到梁林的思想，也以同样的神情望着对方。

沈朝军站在他俩旁边，望望这个，又望望那个。

军舰带着机器的吼声疾驶，已经接近风云岛了。小分队战

战士们带着焦急求战的心情，都跑到甲板上张望。海风把他们水兵服绿条披肩吹得飘飘扬扬。

一班长王达力是个敢想敢干心灵手巧的人。他虎实实的中等个儿，在骨骼、肌肉棱角分明的脸堂上有双不大、但十分明亮的眼睛。他爱动脑子钻研问题，双手也一时闲不住，永远象团烧不灭的火，热情高涨。现在，他正蹲在颠簸的甲板上，抓紧时间检查全班的潜水装备。班里几个战士，张海、刘晋秋、汪捷、肖春、周洪笑见了都主动凑了过来，和他一起忙活。这装备就是打仗的武器，战士们认真细致地检查，使它时时处于战备状态。张海是个入伍不久的新兵，刚满十八岁，在班里年岁最小，身上还带有稚气。他把装备包往面前一推，边检查零件边问班长：“这回，可捞到向敌人开火吧？”

“开火？”王达力停住手，望着他。

“是呀，不是打仗吗，打仗还有不开火的？”

张海这么一说，弄得大家都笑了。周洪笑是班里的滑稽大王，爱逗乐子，便不紧不慢地逗了他几句：噢，你是叫打仗瘾迷住了咋的？在鲛鱼背上栽跟头——想得倒简单！打只海鸭子还得在海上转游几圈呢。帝修反在国际上跳跼，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在国内跳跼，咱们这场斗争还简单得了吗？告诉你吧，上岛还得有许多复杂斗争，离和敌人接上火呀，那还隔船对烟——差一层哩！”

汪捷能写会画，是分队里的墙报委员，善于启发人。他正儿八经对张海说：“没听指导员作动员时讲吗，咱们参加的是场复杂的阶级斗争。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勾结在一块，各种矛盾搅在一起，没有枪声的战斗和有枪声的战斗同时进行，这就需

要咱们提高阶级斗争觉悟，擦亮眼睛，分清是非，把不拿枪的敌人和拿枪的敌人一勺烩！这才能把这一锤子砸在美蒋匪特身上，疼在帝修反心上。你心里光想开火呀，那不行！”

大个子肖春亲热地朝张海笑笑，宛如一个老大哥对小弟弟的神态，说：“我说张海哟，往后你这脑袋该拐点弯儿了！这次斗争，你得先稳稳实实地提高阶级斗争觉悟，若不，光想着‘突突突’开火痛快，横冲直撞的，非砸锅不结！”

也不知张海把大家的话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，看看这个，又瞅瞅那个，只顾咧嘴笑。

刘晋秋是个严肃的人，政治上成熟，思考问题也全面，时常给班长当参谋。在别人说话这工夫，他考虑好了一个问题，便向王达力提了出来：“班长，咱们向二、三班提出挑战吧？”

王达力一想：“对，搞点革命竞赛，鼓舞斗志。”便问班里同志：“大家同意吗？”

“同意！”战士们异口同声。

张海斜眼望望聚集在后甲板上的二、三班，他们也在检查潜水装备。忙说：“班长，快提个条件！”

“大家提提看。”

“不用多，”刘晋秋出个主意：“我看就提三句话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努力提高阶级斗争觉悟，狠狠消灭敌人！”

“好！简单易记。”

“概括得也全面！”

等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完了，王达力故意问一声：“我们不能做到？”

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子劲，听到问，斩钉截铁地答：“能！”

有人提出派刘晋秋当代表去二、三班挑战，大家同意。刘晋秋把擦好的装备收拾一下，站起身，正正帽子，拉拉披肩，大步流星朝后甲板走过去。

二、三班同志们听到刘晋秋摆了三条挑战条件，忽啦一声站起身，在二班长董振继、三班长华伟带动下，齐声向中甲板的一班同志喊：“喂，一班同志们，谁英雄、谁好汉，咱们在斗争里头比比看！”

一班同志也在王达力带动下，忽啦一下子站起来，叫开了号：“一言为定了，咱们就比试比试！”

接着，双方战士大声逗开了：

“喂，可不要当了‘副班长’，在后头打狼呀！”

“落后的小心挨五十大板！”

随后，又是一阵齐唻唻的喊声：

“向一班同志们学习！”

“向二、三班同志们学习！”

.....

梁林看着战士热烈的挑应战场面，心里高兴透了。他听到战士们那粗壮的喊声，象听到一首震动心弦的交响乐曲，乐得直拍巴掌。他把脸转向申成健，说：“看，看劲头多足噢！老申啊，和这些个战士在一块儿，你那些烦躁呀，顾虑呀，都该撇到大海里去了！”

申成健望着这群生龙活虎的战士，脸色开朗了一些。

“呜呜——”军舰拉响了汽笛，鼓劲似地朝风云岛驶去。

二 卸鱼滩上

一轮红日从东海喷薄欲出。先是浪尖上闪出一点火红，这火红愈加扩散，眨眼间一个金灿灿、红艳艳的偌大火球跃出无浪碧波。万道金色霞光，给碧绿的大海嵌金织锦。喷紫吐红的朝霞，象彩色的纱幔笼罩着浪涛和海岛。风云岛上屹立的青山，山上火红的枫叶和北方特有的耐寒松柏，染上一层玫瑰色。

岛前开阔的卸鱼滩上，聚集起欢迎小分队登岛的人群。男女民兵和渔民们、孩子们的笑脸，在朝阳下闪出红润的光泽。青年人不时到滩前往海面张望，盼望子弟兵早些上岛。老年的渔民，坐在滩后长满绿海菜的礁石上，在热热闹闹地说笑、吸烟。滩当央，有一道退潮海水留下的白色浪沫，象条白玉带，横贯整个滩头。孩子们在这条玉带两侧，欢闹着逮圆盖落潮蟹，拣被海水冲上来的雪白鱼鳍。在欢闹的孩子们的旁边，一群姑娘们正响亮地唱着渔歌小调。歌声和笑声，伴着潮水的轻响，冲荡着绚丽多彩的海滩。

从青山西山脚，走下三个人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直奔这欢腾的卸鱼滩而来。前边，一老一少。老的，五十左右岁，结实的黝黑脸颊，两道微微蹙皱的粗眉，眼角辐射开去的纹络很深，